

世代共融的理念 與推動努力

李易駿、許雅惠

壹、前言

在臺灣，青銀共融或世代共融概念或相關活動在近年雖頗為火熱，但中文文獻中，很少有說明世代共融（Intergenerational inclusion; Generational integration）的概念的源起、脈絡與內涵，甚至英文拼寫。世代共融及其數個孿生概念（青銀共融、青銀共學、青銀共居、老幼共融）似是不證自明、甚至似是已獲得高度共識的理念或價值。事實上，多數的文獻在套套邏輯中自我循環，以及將這個理念置於至上的美好，以及在假設的美好目標，直接進入方案設計、服務提供。然多數的方案設計或服務提供，在於引導青年、學生，進入老人團體中，在老人的主要活動場域、以多數老人和少數青年的組成中，進行青年與老人的互動，或由青年對老人提供簡易的服務。

特別是世代共融被書列於「高齡政

策白皮書」中，「世代共融」已標列為政策項目，在獲得經費支持的目標導向中，出現論述攀連的現象也是無可厚非的事。各項活動乃在不證自明、套套邏輯保護下進行，似祇要在各活動中包括有「老」、有「少」，則活動設計的適當性，目標、效果並不可被挑戰及被懷疑。在一片共識中，政府持續補助此類方案與活動，學生持續被動員／勉強到老人團體或以老人為主體的社區活動中，並有部分學生據以寫作成學位論文。在臺灣，世代共融的孿生概念，如青銀共學、青銀共融比其本身世代共融被更普遍地運用，又所執行的方案的重點又似與英文世界的作法有差異。

基於以上的情況，本文則回到世代共融概念，重新檢視概念的意義、綜述英語世界的一些作法，及省視臺灣社區性組織的概況與回應國家政策的樣態，最後提出筆者的省思。

貳、英語世界的世代共融意義與脈絡

相對於臺灣的世代（青銀）共融以高齡政策白皮書為起點，在英文的文獻中，常以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Kardol & Vlăduț, 2016; Korkiamäki & O'Dare, 2021）為重要的脈絡。Korkiamäki與O'Dare（2021）即在社會排除的脈絡中，強調透過不同世代的人群間建立友誼，而達成到社會融合的效果。而聯合國組織倡議的是「世代團結」（或世代連帶）（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United State, 2022），更在相互接納之外，提升到社會關係及公共政策（如年金）的治理與連帶基礎。

在關注世代團結及文化的公共政策中，也包括了公共空間運用中的世代融合或透過設計有助於世代融合的世代互動區（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Zones）（Thang, 2015; Kaplan et al., 2020）。

其次，在公共服務層次，則以跨世代照顧、社會住宅或共生照顧（Symbiotic care）為代表。雖然，分人口群體的專業式照顧仍是主流，但在西方國家有一些跨齡服務的案例。

也有一些倡議者關心於在個人層面的互動、相互認識與理解。Tanghoj（2023）即強調不同世代人群的對話，並進一步提出促進對話的原則。Amalou

（2022）對世代共融提出務實的行動方法，為分享生活經驗、打破刻板印象、助益老人、理解差異。

教育者及心理學家對促進世代互動提出一些執行的策略建議。Cook（2021）從教學的度角，提出跨世代學習中的6項的實踐原則，為以尊重、尊嚴和專業精神相互對待（Treating each other with respect, dignity, and professionalism）、在包容性的課堂上，每個人都感覺自己被看見和聽到（Everyone feels seen and heard in an inclusive classroom）、學生有權選擇（Student choice）、鼓勵瞭解每個人為課堂帶來的價值（Encourag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that each individual brings to a classroom）、挑戰偏見，更具包容性（Challenge biases to be more inclusive）、意識地持續維護及確保世代包容的文化（Intentional daily maintenance is required to ensure an intergenerational inclusive culture）

Seymour（2024）提出改善代間關係的7個策略：保持開放的心態並互相尊重（Keep an open mind and be respectful to one another）、找到共同的興趣一起做或談論（Find common interests do together or to talk about）、騰出時間進行面對面的交流（Make time for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多問少說（Ask don't tell）、學會妥協（Learn to

compromise)、彼此要有耐心(Be patient with one another)、開放地互相學習(Be open to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展現無條件愛的力量(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unconditional love)。

綜合而言，在當代社會的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中，所謂的世代融合議題確是一個被關心的議題。且世代融合議題可以進一步分為三個層次。

一、有關於社會氛圍及文化的世代連帶。國際組織對世代融合議題的關注偏於這個層面，而此層面的議題則與年金改革、勞動職位、職場合作關連，也是對應於世代對抗、世代衝突的。這個層面的關注，在於回應年齡歧視(ageism)，或以年齡為區分的政策盲點。

二、有關於服務輸送或資源配置的。在這層面表現在融合照顧、世代共居。即在政府服務輸送設計中，減少以人口特質的分配，或在服務輸送中兼顧不同年齡群體。當然，此類型的混齡服務設計，常限於一部分的服務(如住宅)，或在維持各專業服務特性中進行小部分的設計調整。

三、有關於跨齡群體互動。此層面從關注於提供不同年齡層群體的互動機會入手，進一步探討促進不同年齡群體互動的原則或策略。強調在個人層級的認知改變，理解不同人口群體的特質，進而打破年齡歧視，達成世代融合。且這些互動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以及互動之前，青、銀

雙方經過一些準備、特別是心理層面的準備後，乃執行所謂的青銀(或世代)互動的活動。

參、臺灣世代共融議題與政策

一、議題背景與環境

在高齡政策白皮書訂頒以前，臺灣的世代議題多存在於年金議題之中，也出現在「博愛座」新聞之中。亦即，在早先的一些討論中，被突顯的是世代衝突。在臺灣社會所承續的華人文化中，敬老似具有一定的道德正確性，而此等道德性的規範或被操作成為強制理由時，則出現世代關係緊張。

二、政策理念的政策邏輯

在行政院訂頒的「高齡政策白皮書」以及「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中，明列「世代共融」為重要的政策目標。行動方案能包括社會融合、文化共融層面，照顧服務層面，以及跨世代人口群體互動層面。就政策設計層面而言，確是面面俱到。

「世代共融」理想或概念在「高齡政策白皮書」以及「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中，可以看到回應高齡現象而構思世代共融。正如「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書列的：「強調高齡社會的政策發展不應僅聚焦於

高齡群體，應同時思考高齡者與社會其他年齡群體的關聯，提升世代互動與連結，將有助於社會整體的融合與凝聚」。

不過，值得深思、或挑剔的說，在政策設計或隱存著2個邏輯思維。或（一）高齡者是弱勢者，需要透過跨世代融合，而略平反高齡者被社會大眾不平對待的弱勢地位。（二）高齡者是重要的政策人口群，但政策資源有限，而透過跨世代的世代融合，避免高齡者占用太多的資源。或藉由世代融合，減少高齡者資源使用的獨占性。或高齡者不被過度的突顯，而避免政策資源分配上的對立性。

基本上，二種潛存的政策邏輯都沒有太大的失誤，祇是，在實施上，各項世代平衡、共融的政策或服務似欠缺深度的機制，較明顯而常見的則是以世代共融為名的團康活動。特別是各項世代共融活動，常是落實到老人群體中，而非實踐在青年團體中。在落實到老人群體的運作時，則社區發展協會乃成為最方便及主要的通路或場域。

肆、臺灣社區型組織配合國家政策樣態

一、地方社區組織的特性

臺灣普遍存在的社區發展協會，是臺灣最主要的地方型、鄰里層級的組織，而此等普遍存在地方性非營利性人民團體的

情況，在世界各國中也是相當少見的。而此普遍存在社區性人民團體的現象，固然有其歷史因素，而既存的社區發展協會乃成為政府地方性方案及服務的重要通路。

在我國的社區發展計畫推動之際，當時設計「社區理事會」作為配合社區發展計畫的運動團體。而在1980年代、社區硬體建設完成之際，社區理事會的任務轉向為透過社區社團以改善社會風氣，及藉由社區社團以招募志工。但社區社團的作法，卻成為後來社區理事會（及後來的社區發展協會）自滿於團康及節慶活動的陷阱。1987年政治解嚴後，社區理事會由社會運動團體改變為人民團體性質的社區發展協會，但不少社區組織幹部對組織任務的理解仍相當部分習慣、甚至自限於團康及節慶活動；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對社區組織的期待也部分承繼運動團體時代而指定、動員社區組織配合政府的政策計畫；又社區組織在經費上依賴政府，甚至出現名義上回應或推動政府的政策計畫而行社區性團康、班隊及節慶活動之實者，在各地地方政府補助、推行的社區型計畫、「福利社區化」補助中，此等名實不符的案例仍一再存在。

而就社區組織概況來看，歷年多有學者對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有評述，主要是人才不足、行政能力不足、依賴政府等（李易駿，2016；林勝義，2012）。而近年的社區發展協會調查，則具體說明

了社區發展協會核心幹部（理事長、總幹事）年齡偏高、教育程度偏低（林明禎，2020；黃松林、劉鶴群，2018；黃珮玲，2018），及指向社區能力偏低的事實，進而挑戰執行政府方案的可能性或落實情形。

二、地方社區組織落實國家政策的樣態

雖然，目前的社區發展協會運作，部分仍存在自囿、自滿於班隊、團康及節慶活動的情況，但回到早年的歷史實況及哪些可以藉社區發展協會落實的政策性方案來看，仍可以歸納出或係是促成政策計畫具體落實到社區的因素、甚至機制。

雖然，有些評論者高舉社區自主，主張政府不宜對社區組織提供服務的樣態有過多、具體的引導。然而，從我國的社區發展計畫來看，早先的硬體建設乃由政府提供工程項目、甚至經費預算表作為指引的（臺灣省政府社會處，1990）；及至三大建設階段，仍多有範例指引。

在近年的福利社區化實踐中，具清楚工作項目指引的社區照顧懷據點計畫，以及有明確指引規範的社區防暴宣講師培力計畫，則在清晰的計畫邏輯、工作項目與執行方法中，提供社區幹部及志工參與的模式，較得以具體回應政府的政策計畫目標。

此種，由政府提供方案範例、執行規範、甚至範例，並結合適當的指導（督

導）的作法，被稱為是臺版的社區實務（李易駿，2024）或具規範引導的社區實務，是臺灣地區得以將社區量能整合到政府計畫，並將服務落實到社區中的重要原因。

三、青銀共融政策在社區組織中的實踐樣貌

在臺灣，青銀共融理念及政策作為國家政策後，有諸多部門乃有樣的回應及推動，就網路上常見的新聞來看，包括高中及大專社團以老人團體（也包括社區中的老人團體）或機構老人為對象，進行體適能或團康性活動，或進行數位使用指導；也有少數老人團體主動邀請青年參與老人團體的活動，以促進互動；也安排幼兒到老人機構中進行唱跳活動表演。另外，所謂的「學老方案」，即中壯年人學習成為老人，為老年生活作準備，即規劃老年生活，特別經濟安排、休閒生活或健康保健等，但幾無法涉及深層的適應或融入，即高齡者對社會變遷及社會制度改變之因應。

即在社區的實際執執行上，且不論主辦者是大專院校或社區組織，外在在樣態上則仍偏向於青年對老人們進行體適能或團康性活動，或進行數位使用指導，祇能進行表淺的青銀互動。

如再進一步就各相關單位（學校、社區組織）的執行的安排或準備而言，似

不易發現所謂的世代共融方案中刻意納入參加者一青、銀雙方的認知的改變設計，或融入促成相互尊重、理解、接納之心理層面活動安排。未有如西方國家或香港之部分大學的運作般，關注於相互尊重、接納，並在互動之前，各有準備，在所謂的有準備、有意識地先理解對方，及進行邏輯性的互動設計與安排（Lai & Zhang, 2024）。在臺灣，卻呈現出反射地、以自我假設及推論而認為：只要能提供互動的機會、即使是表淺的團康活動，也可以有效地促進相互認識或尊重。進而自滿、自溢於表淺的互動，或在老人群體中安排少數青年進入，或相對地在青年團體中安排樣板性的高齡者進入，而以裝飾性的方式進行分齡角色展演，及滿足表面的政策。

伍、案例：某大學之學生——社區高齡者互動方案

一、方案內容及設計

本文介紹討論的案例，乃中部某大學中，學生所修習的心理學類通識課程。課程目的在於介紹幸福感及實踐生活幸福。課程對象為各系的一、二年級學生（18-20歲）120人。課程中除理論及概念講述外，並從修課學生中遴選有意願的學生40人，經過前導階段的訓練，訓練學生進行對他人的「關心」、「善意」，藉以自省提供正面情緒互動後的自我感受，

及進入正面的情緒循環。即在正面情感表達、提供對他人的協助之結構中進行互動。考量課程核心主軸、進行的穩定性，及學生投入可能，將課程中學生對他人的正面活動命名為「幸福大使」，並要求學生對課程有相當的委身。

又為掌握課程之進行，除學生們個別在生活中進行對他人的正面情緒互動外（包括社區中之長輩），由教師安排鄰近學校之某一社區發展協會，在其關懷據點進行時段，帶隊學生前往與關懷據點長輩進行至少3次的互動。學生與社區長輩的互動有私人性（即個別的電話社交媒體問候與聯繫）及團體性的方式。第1次集體互動以執行跨齡幸福感活動開始，亦為相見歡與個別配對。活動續以學生的4分組及個別與長輩進行個別性的互動，第3次集體互動亦為結束道別。

二、方案執行及成效

正如本案例的大學生——社區高齡者互動係為課程中的部分教學活動，即在學生進入社區、與社區長輩互動前，有系列的前置準備與工作。

（一）學生的自主選擇。教師在第一週的課程說明中，即對課程設計、特別是進入社區與長輩的正面情緒互動設計，有充分的說明，以利學生有心理上的準備與期待，也提供不願意參與

的同學有改變的機會。

- (二) 學生心態的準備。固然，多數人都會有與長輩接觸互動的經驗，但如何創造、執行及經營正面的互動經驗需要有一些準備。即在課程講授階段即進行理論概念、及相關行為意義的說明。俾利學生認同此等設計及期待與長輩互動。
- (三) 社區組織安排。社區選擇並不僅僅是選擇交通的便捷性，所選擇的社區雖尚未可稱為高度發展的績優社區，不過其幹部團隊曾參與授課教師帶領的幹部團隊工作坊等訓練，幹部團隊認同相關的工作需要周設計與安排。又並事先理解全程的設計，及各場團體互動的流程。
- (四) 在執行成效方面，總體而言，學生與長輩均表達相當高度認可、正面的評價。在一些學生們的紀錄、自省資料中表達出進行前的不安。

我本身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不太接觸陌生人，所以我深怕到時候現場不知該如何是好，因為在學校時我幾乎不太與人聊天，也很少外出，所以內心多少有點害怕接觸爺爺奶奶。

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我擔心無法好好地交流。同時也擔心自己可能會說錯話，無意中冒犯到阿嬤們。社區服務活動之前，我對於與長輩互動並不算熟悉。認為長輩們可能會對新奇的遊戲或活動感到排斥。擔心自己是否能夠成功地帶動他們，以及萬一他們不想玩應該要鼓勵他們參與到活動中。

從學生的紀錄及自省中，可以看到學生們對執行的正面肯定。而長者的回饋意見則偏重於口頭的肯定。

與長輩互動是一種雙向學習和成長的過程。他們的經驗和智慧是我們成長的寶貴資源，而我們的關心和陪伴則能讓他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實和快樂。

我想與阿嬤們建立更深厚的連結……瞭解他們的想法和故事。……除此之外，這次活動也讓我意識到跨代交流的重要性。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與長輩們接觸，學習他們的人生智慧。

他們銀髮族群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不會表達，只是因為欠缺了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其實他們很願意表達出自己的友善以及態度，在跟他們玩桌遊遊戲或是跟他們聊天，都能感受到他們對於活動的熱情以及喜歡。

這次與阿嬤的相遇讓我深受觸動，我決定未來會更加積極參與關懷老人的活動。……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用心去呵護那些年邁的長者……。

而長者的回饋意見則在最後的結案交流會表中有口頭的肯定。

好像多了個孫子，連自己的孫子也不願意教我，……這樣祝福我。
很好，很幸福，希望常常來。

三、限制與討論

當然，就本文的案例來看，因係屬由學校啟動的互動方案，而有幾項常見的限制。

- (一) 受限於課程。大專院校啟動、安排學生進行跨齡服務或與長者互動，固然有組織上的方便性，但也因為是課程、是特意安排的，而受限於課程，僅得有數次的互動。或當課程結束，此等互動連結也將終止。青年學生與長者彼此成為生活中的短暫交會者，進而互動也流於表淺、甚至是裝飾。
- (二) 事前的準備。雖然，多數大專院校教師在安排學生與社區長者的互動時，或有深淺不一的準備，但這些準備是表面性、任務性的行前說明；抑或涉及

理論說明，或如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般，更為學生對長者進行跨齡服務所編寫執行手冊（Lai & Zhang, 2024），而得為嚴謹執行呢？本文的案例雖結合一定程度的理論說明。但即使如此，仍僅限於學生端的準備，長者但幾未進行事前的準備。

- (三) 參與者回饋偏重於學生端。案例或多數由學校啟動的跨齡互動，因與課程結合，可以要求學生們進行紀錄與提供較充分的回饋。相對地，長者的回饋直接以臉部笑容呈現，而少有或難以提供書面的回饋陳述。而未能深入或精確理解長者參與此類活動的真實及深層感受。
- (四) 跨齡互動期待那一種共融呢？正如，青銀共融概念所示，是一種群體人口的相互理解、接納而共同生活。本文的案例或多數的情況，是大專青年參與到長者主體的環境中，且不論人數上的組合差異，基本上長者是被動的、是「主場優勢」的。進而，或作用出青年們認識高齡者，或高齡者「玩」一些年青人的遊戲，但在高齡者

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高齡者或認識、接納一起互動的特定青年，但並不真正認識青年世代的生活環境，對於接納青年世代或青年文化，未必有助益，或遑論高齡者進一步理解到社會變遷、理解青年人生活環境或壓力。而僅進行表淺或演飾性的互動。

陸、矛盾與機會

一、青銀共融是一項具深層改變意義的事

就理念層面來看，青銀共融議題乃來自於社會排除、孤立與世代對抗。進而，包容性的社會文化是最主要的、最核心的部分。但也是需要社會性的改變，而不易操作、也無法立竿見影。至於服務輸送層面的綜合性的照顧服務，或有倡議，但在實際的政策上，限於實驗性的社會住宅。而世代性的相互理解與互動則似為最普遍可見的努力。不過，即使是對於世代理解的努力上，吾人亦可從一些英語文獻上發現，在促成世代融合互動的設計上，仍涉及到個人層面認知的改變，再有尊重、理解、接納等心理層面的活動，而需要相對應的安排。而不是表淺的互動或裝飾性的分齡角色展演。

此外，除了世代共融方案或活動外，

「學老」則是老人這端所應有的準備。即將老人心理及適應議題理解為是社會變遷的結果（簡慧娟，2019）的觀念宜適當的改變，而更納入發展性的老人教育（教育部，2016），甚至，認識到老人自身亦社會中的所有人群相同，必須有回應社會變遷的心態。學老，不僅是為老年的經濟安全、居住空間作準備，或學著安排退休生活，而是更需進一步積極學習面對另一種不同的生活型態（Sondhi, 2021），包括孤獨、疾病等生理、心理、社會議題、和不同世代的人相處，面對社會變遷及社會變遷所引發的社會制度改變，而理解年輕世代的生活世界。

就高齡政策白皮書等政策文件來看，政府確也關心於世代包容的社會文化，但或因世代包容文化的努力適與政策議題之出現存有直接的對抗，而不易見效，或也存在政策切入不易的困難。而相對地，尚出現集中於試圖促成世代互動的活動，以裝飾性的方式進行分齡角色進行展演，及滿足表面的政策文字。

二、社區組織能力不足是重要的背景與議題

運用社區組作為公共服務輸送機制的作法並不是臺灣所獨有的。英國自1990年代以來即試圖透過社區組織進行公共服務輸送。而其結果卻是得到社區赤字、社區能力建構與社區培力的新發展（李易駿，

2023；Craig, 2007; Laverack & Wallerstein, 2001; Smallwood et al., 2015)。簡言之，固然，地方性組織擁有接近民眾、志願服務熱情，但其能力卻是有限的。社區性組織無法被等同於提供服務的非營利組織。亦即使透過提供經費等支援，社區性組織仍無力完成任務（Craig, 2007）。

而臺灣的社區組織亦存在有能力不足的實況，政府確不適合僅自我限制在提供了經費補助時，即期待社區組織執行具學理意涵的服務，或提供具政策性的公共服務。相對地，臺灣地區過去的提供服務架構、規範及專業督導的模式，被驗證是有效的方法，而必須予慎重考慮及採用。

三、我們期待社區組織在世代共融政策中扮演什麼角色

不可否認地，臺灣的社區性組織仍存在有相當的普遍性，是值得政策設計者納入考量的服務輸送通路。又社區發展協會存在以老人為主要成員的情況，確是青銀共融、世代互動的好場域。祇是，在社區能力不足的情況中，社區組織囿於能力不足，而僅得以世代共融為名、進行裝飾性的團康活動、表淺的互動。

如果目前的樣態是政策規劃者的目標、也符合政策預期，則或可持續辦理、甚至擴大之。相對地，如果政策規劃者期待在世代認識及尊重中進行融合及相互接納、也期待高齡者進行「學老」、認識青

年、認識社會實況，則顯然仍有一些工作任務、有一些需要努力的空間。

柒、啟示

補助雖然是重要的，但欠缺細緻引導的補助，卻是祇得以吸引到表淺的形式活動。特別是當補助變成政策實踐的代名詞或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實為BPI [Bureaucrac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 此處是作者對無效KPI的譏諷）時，則更易出現本末倒置或捨本逐末的情形。

換言之，政府支持鼓勵青銀共融或跨世代互動時，如何可以有相對具體的方案指引，納入世代間相互尊重、接納、認識時，則在青年端的執行需要有如香港浸會推動世代共融中的學生工作手冊，深入處理學生應有的心理準備、接納長者的自我檢驗、如何設計促使長者融入新世代的方案等，或有機會進入認識、尊重與接納。

相對地，在長者端，或也需要有相對應的準備，或從對理解新時代社會與青年的興趣出發，從期待認識當代社會及青年人口群中，而尊重、接納青年人口群體及其文化。

一、政策設計者可以有什麼角色

就本文的討論，吾人可以綜合出幾個重點：世代融合是我國當前的重要政策

亦與世界潮流相一致、增加世代人口群體互動是最表面的意義，而即使促進世代人口群體互動常需要有深入的準備。而我國目前的世代融合促進活動少有適當的融合準備，而流於裝飾性的表面展演與團康活動。而這樣的結果，一方面來自社區能力不足，以及政策設計欠細緻。相對地，我國運用社區組織進行服務輸送上已發展出良好的模式。

綜言之，在世代共融這個主題項目上，經費支持的補助方法，則易流於團康。如期待可以在社區層次落實相互理解的世代共融，筆者或參酌家暴宣講師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模式，提出初步的建議：

- (一) 由上而下規劃及提供世代共融教（方）案範例及主要樣態。
- (二) 鼓勵社區（或主辦團體）幹部參加政府的方案規劃及宣講訓練，以利社區幹部深入理解世代共融與互動的內涵。
- (三) 由接受訓練的幹部，對社區長者進行參加世代共融方案的準備。
- (四) 執行政策議的系列世代共融教（方）案。
- (五) 相對地，大專院校學生進入社區前亦需有對應的準備。包括理解前述的社區準備與架構及個別社區長者的特性，並有尊

重、接納的心態。

- (六) 在這樣的設計中，或有助於主辦單位的世代共融方案深化及系統化，而避免團康化，也具有執行的步驟性

二、社區組織可以的努力

相對於政府部門在世代共融方面，特別是運用社區組織執行世代共融方案上要有進一步的設計規劃，社區組織作法執行單位則以依循政策部門的設計，參與訓練、依架構執行方案為主。

此外，正因為社區組織中的主要成員以老人為主，或幾是老人群體。則「學老」更是社區組織宜優先投入的服務，包括協助中年人理解老人及未來的生活；協助「年輕老人」認識「老老人」，以及在預期成為老人或老老人的社會化之外，更培養面對社會變遷的開放態度與能力。當然，這些理解，或以體驗設計、或團體分享或課程，也需要專業者的投入，俾利社區組織有參酌依酌。

（本文作者：李易駿為台南護理專科學校副校長；許雅惠為僑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關鍵詞：世代包容、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組織、共生社會

📖 參考文獻

- 李易駿（1998）。〈市民參與的社區發展〉。《福利社會》，69，13-16。
- 李易駿（2016）。〈轉變中的社區發展：臺灣社區發展政策之歷史制度論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0（2），175-226。
- 李易駿（2023）。〈熱情之外，我們更需要專業〉。於李易駿主編，《社區培力中心：理論與實務》（頁324-339）。唐山。
- 李易駿（2024）。《社區培力與能力建構：理念與方法》。雙葉。
- 林明禎（2020）。《花蓮縣109年度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福利社區化需求調查研究報告》。宜蘭縣政府。
- 林勝義（2012）。〈近年臺灣社區發展工作的進步變遷與應變未變：92～100年全國社區評鑑之委員意見內容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38，48-63。
- 教育部（2016）。《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 趙守博（1985）。〈開創社區發展的新境界〉。《社區發展季刊》，30，39-41。
- 黃松林、劉鶴群（2018）。《彰化縣社區發展需求與供給調查成果報告》。彰化縣政府。
- 黃珮玲（2018）。《107年桃園市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福利社區化需求調查》。桃園市政府。
- 簡慧娟（2019）。〈我國人口老化及家戶結構變遷下之高齡福利政策方向〉。《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7（1），96-101。
-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1990）。《臺灣省社區發展二十年專輯》。
- Amalou, J. (2022). *Intergenerational inclusion: Bringing young and old together on Réunion Island*. International Teacher Magazine. <https://consiliumeducation.com/itm/2022/05/26/intergenerational-inclusion/>
- Cook, V. (2021). *Six inclusive strategies for an intergenerational classroom*. The EvoLLLution. <https://evollution.com/programming/teaching-and-learning/six-inclusive-strategies-for-an-intergenerational-classroom-2>
- Craig, G. (2007). 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7(3), 335-359. <https://doi.org/10.1177/0261018307078846>
-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State. (2022). *International youth day 2022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Creating A World for All Ages."* <https://social.desa.un.org/issues/youth/events/international-youth-day-2022-intergenerational-solidarity-creating-a-world-for>
- Kaplan, M., Thang, L. L., Sánchez, M., & Hoffman, J. (2020). Introduction. In M. Kaplan, L. L. Thang, M. Sánchez, & J. Hoffman (Eds.),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zones: Place-base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social inclusion and belonging*. NRoutledge.

- Kardol, M., & Vlăduț, A. (2016).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and social inclusion: Measuring the impact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Andragoske Studije*, 1(1), 109-128.
- Korkiamäki, R. & O'Dare, C. E. (2021). Intergenerational friendship as a conduit for social inclusion? Insights from the “book-ends”. *Social Inclusion*, 9(4), 304-314.
- Lai, A., & Zhang, A., (2024). *Guidebook for 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s*. https://fst.uic.edu.cn/igi_en/attachment/file/IG%20guidebook.pdf
- Laverack, G., & Wallerstein, N. (2001). Measur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A fresh look at organizational domains.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6(2), 179-185. <https://doi.org/10.1093/heapro/16.2.179>
- Seymour, C. (2024). *7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https://musicbuds.org/diversity/7-strategies-for-improving-intergenerational-relationships/>
- Smallwood, S. W., Freedman, D. A., Pitner, R. O., Sharpe, P. A., Cole, J. A., Hastie, S., & Hunter, B. (2015). Implementing a community empowerment center to build capacity for developing, implementing, and sustaining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community health.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40, 1122-1129. <https://doi.org/10.1007/s10900-015-0038-9>
- Sondhi, S. (2021). Changing society and lifestyles of the aged. *Rajasth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3, 73-84.
- Tanghoj. (2023). *Connecting generations: A guidance note on inclusive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https://www.swedenabroad.se/globalassets/ambassador/dialogue-institute/documents/guidance-note-on-intergenerational-dialogue.pdf>
- Thang, L. L. (2015). *Creating an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zone: Encounters in public spaces within Singapore's public housing neighbourhoods*. Routledge.